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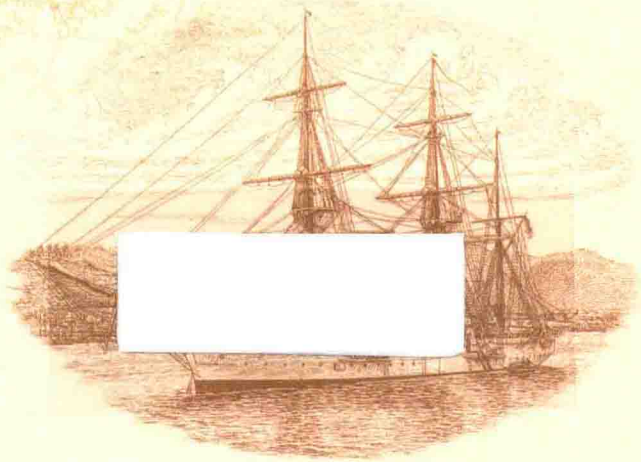
主编 秦俊峰

Kiautschou. Deutschlands Erwerbung in Ostasien

1897: 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德〕乔治·弗朗鸠斯 著

刘 姝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

主编 秦俊峰

Kiautschou. Deutschlands Erwerbung in Ostasien

1897: 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德〕乔治·弗朗鸠斯 著

刘 姝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97: 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 (德) 弗朗鸠斯著; 刘姝, 秦俊峰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7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

ISBN 978-7-5334-7156-9

I. ① 1… II. ①弗… ②刘… ③秦… III. ①水利工程—考察报告—青岛市—1897 IV. ① 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695 号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

秦俊峰 主编

1897: 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德) 乔治·弗朗鸠斯 著 刘姝 秦俊峰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173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156-9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总序

中德交往源远流长，两国人民间的直接往来最早可以追溯至元代甚至更早。在漫长而浩瀚的中德交往史上，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德关系，特别是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德关系，青岛始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课题。今天，在中德两国已经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之后，青岛仍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继续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青岛在1897年被德国以武力强行占有，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被置于德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长达17年之久，它进一步催化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如今，100

多年业已翻过，但德国印记在青岛这座城市依然随处可见，如青岛的城市规划、城市街道、德式建筑、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等等。也正因为如此，2015年8月，青岛市档案馆和曼海姆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青岛——一个充满德国印记的中国城市》在德国曼海姆市展出后，受到了德国民众的热烈关注。

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德意志帝国野心勃勃的殖民版图中，青岛被视作一块“模范殖民地”而“享受”到了精心打造，德国想以此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相抗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德国无暇东顾。而对青岛垂涎良久的日本乘机与英国结盟，通过向德国宣战的方式，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德国人手中攫取了青岛，并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在青岛日德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地位。这场战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主战场，是帝国主义两大敌对军事集团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非正义的战争，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重大人员伤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无辜的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致使青岛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倒退，直至1922年民国政府将青岛重新收回时仍未完全恢复元气。德国的殖民势力在青岛刚刚溃败，青岛又陷入了更为强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尽管青岛日德战争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目前国内学界对其还未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实是一个缺憾。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发表如下讲话：“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新审视青岛日德战争，以史为镜，不断鞭策自己，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胶澳志》和《青岛市志》对青岛日德战争有过一些具体记述，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出自国内。可喜的是，最近一些年来，大批国外档案、特别是来自德国的一手资料，不断被国内的学者复制回国，并被公开发表，这对于客观、全面、完整地还原那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如此，秦俊峰同志主编的《青岛日德战争丛书》在我看来尤为可贵。该套丛书除《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外，全部取自亲身经历过青岛日德战争人士的第一手记录，或是德国驻胶州的军官、士兵，或是德国传教士，或是随军采访的美国记者。通过他们的记述，读者可以了解到，德国人为什么当初一定要占据青岛，而不是将相对容易获取、也为西方人更熟悉的厦门据为己有，可以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日德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终结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具体真实情景，如首场日德空战的场景。丛书中既有对战事进程的详细叙述，也有对战争给青岛城市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客观描述，包括当时青岛地区别具风格的地方风土人情等。对于读者研究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亚

洲的唯一战事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有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这些亲历者在国籍、职业上的多样性，使得本套丛书极具史料价值。即便是看似与本套丛书主题不甚相干的《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其实也是对德国为什么如此重视青岛、以至于下定决心要同日本打一场从战争开始便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无谓”战争的重要阐释。当然，因为是对一手文献档案的忠实还原，这套丛书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先天不足”：如对殖民统治的美化，对战争非正义的粉饰，对中国普通民众在战争中悲惨命运的漠视，希望读者能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予以阅读。

最后，我谨对为本套丛书问世付出辛勤劳动的福建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马灿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2015年5月22日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译序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青岛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为了一雪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1]中的耻辱，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拓展其在华殖民势力，遂借口对德宣战，以武力夺取德国的胶澳租借地。

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性战争：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几乎是10:1（日本总共出动5万兵力，英、印联军2000余人，而守卫青岛的德军不足5000人）；日军配备了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和野炮，9架战机，以及包括1艘水上飞机母舰在内的三支海军舰队，而德军仅拥有1架战机和可怜的几艘军舰。从1914年

[1]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约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此后，德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联合俄、法两国，以武力相威胁，共同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至11月7日战争结束，前后耗时两个多月，最终以德奥联军战败并向英日同盟投降而告终。双方在战争中均遭受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其中，德奥联军失踪伤亡总数500余人，约3600人被俘。英日联军伤亡总数超过2000人。

青岛日德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全世界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陆、海、空三军立体攻防大战，谱写了世界军事要塞攻防战争的经典，同时也开启了亚洲空军作战史。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日本夺取了梦寐以求的青岛，扩大了对华殖民势力，在协约国中的地位 and 影响大幅上升，为其在日后的巴黎议和会议中增添了谈判筹码，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在中国和亚洲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德国则永久失去了在青岛的殖民地，随之而亡的便是其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对中国而言，青岛日德战争的纪念意义更加重要。这场战争是一战在亚洲爆发的唯一一场战争，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两个域外国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唯一一场战争。孱弱的北洋政府为了避免同帝国主义列强正面对抗，再一次选择了局外中立，幻想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收回对青岛的主权，并为此采取了不可谓不积极的外交斡旋。例如，北洋政府在获悉德国愿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后，便立即与德国驻华公使馆进行非正式磋商，但在英、日政府的威胁下不得不中断了谈判。此后，北洋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的斡旋，建议将德国在胶州的权益转让美国，然后由美国交还中国，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后来，北洋政府又提出愿同英方共同出兵收复青岛，也遭到了英国的断然拒绝。日德开战后，北洋政府迫于无奈只能单方面划出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以限制日军的行动范围，却遭到了日本的完全无视。北洋政府的上述外交努力之所以屡屡受挫，归根结底，是中国国力的不济，并且再次验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事实。

青岛日德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屈辱和灾难是极其深重的。据《青岛史话》一书记载，“为食宿，日军抢占大批民宅，即墨毛家岭一地就有百余间房屋遭劫。日军强索粮草，仅对平度县，便令5日内备猪牛鸡五六千头（只），粮食草料50余万斤。不能满足其要求，轻则挨打，重则被杀。日兵还禽兽般糟蹋妇女，仅掖县城里四关遭奸污而含恨寻死的妇女就达十几人。”^[1]与此同时，德国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他们拆毁大批民舍，以利构筑防御工事。战乱中，自来水厂、电厂、港口等重要设施均遭严重破坏。德商还趁乱冻结银行存款，侵吞中国人民大量财产。（……）青岛的工商业陷于停顿，十年后元气也没能恢复。”^[2]据不完全统计，战争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银元，并且使得广大青岛民众成为了无故人战争牺牲品，伤亡人数迄今无法精确统计。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引发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特别

[1]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青岛史话》，1985年第1版，第62页。

[2]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青岛史话》，1985年第1版，第63页。

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和山东主权的外交谈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在全国爱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下，中国议和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致使青岛问题悬而未决，直至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才促成了中日继续讨论山东问题。

尽管这场令中国极度羞辱的战争已经过去102年，与此相关的人与事也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随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隆重纪念，这场战争从历史尘封中又走了出来。2014年，《青岛日报》携手青岛市档案馆、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济南铁路局相关专家学者推出“一战与青岛10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特刊；201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6集电视纪录片《来自青岛的世界大战》，成为研究青岛日德战争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受此启发，我通过多种渠道，有幸找到了几位亲历过一战的当事人在战后撰写的对这场战争的回忆录，其中既有战斗在前线的德国海军军官和颇具传奇色彩的德国空军飞行员，也有同官兵们坚守战场的德国传教士，还有随同日军采访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套丛书，希望通过这些战争亲历者的一手资料，能够为还原百年前的那场中国人不应当忘却的战争做出微薄的贡献。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胶澳租界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以至于德军在力量对比极度悬殊下仍然坚持战斗了60余天，编者还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攫取胶州湾专

程派往山东的水利工程师撰写的考察报告列入了丛书。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囿于丛书作者的国籍、立场和观点，对青岛日德战争的描述带有很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存有对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的一面，但出于对文献资料的尊重，仍然对全文进行了原原本本的翻译，敬请读者朋友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居安处，当思危难日。谨以本套丛书纪念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并时刻提醒着我们，建设富强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现实而必然的抉择。

最后，我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困难的环境下，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出本套丛书。出版社的编辑史开俊，不但认真负责地审阅本套丛书，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还同我畅谈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给我以启迪和快乐，在此表达对开俊老师的敬意与感谢。致力于促进中欧文化交流的欧尚恒德（北京）国际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丛书的翻译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老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德国大使马灿荣在百忙之中为本套丛书作序，并为丛书的编写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秦俊峰

2016年5月25日

作者介绍

乔治·弗朗鸠斯 (Georg Albrecht Nicolas Ludwig Friedrich Franzius, 1842 ~ 1914 年), 德国著名建筑师, 精于港口工程。

1842 年出生于奥里希市 (Aurich) 的一个政府官员家庭。或许受哥哥路德维希 (扩建不来梅港的首席工程师) 的影响, 1859 年赴汉诺威学习水利工程专业, 并于 1865 年在苏黎世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在汉诺威从事水利工程, 1871 年成为普鲁士政府建筑工程师, 并参与基尔的军港建设。此后, 作为港口工程专家, 考察过罗马尼亚、法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多个国家的港口设施。

1897 年 2 月, 弗氏携带通晓水利工程的侄子弗朗茨 (哥哥路德维希的儿子), 被普鲁士王国秘密派遣到东亚, 以期在中国沿海地区选择一处合适的地址作为未来的海军基地。他们考察了中国大半个沿海地区, 并对胶州湾进行了重点调查。回国后, 弗氏撰写了一份内容翔实的考察报告, 描述了胶州湾的地理、气候、潮汐差度、风力、岛屿、交通、饮用水、居民和工商业等 28 个项目, 并得出结论: 胶州湾非常适宜作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该份报告书更加坚定了德皇威廉二世侵占胶州湾的决心, 并成为日后德国在胶州

湾建造海港的基本蓝图：如 1899 年第四季度着手在胶州湾内兴建防波堤，1901 年建成小港，1904 年 3 月建成大港第一码头北岸 5 个泊位，胶济铁路亦和港口专用铁路相接；至 1908 年，大港第二、四、五码头和船渠港先后竣工，并建成相应的仓库、堆场、航标等配套设施；1906 年还在第五码头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 1.6 万吨浮船坞；全部建港费达 5000 万马克。随着青岛港的建成，以及铁路的铺设和厂矿的开发，青岛港的贸易得以长足发展。1904 年，青岛港的贸易额为 1330.92 万海关两，在华北 5 港（天津、大连、牛庄、烟台、青岛）中居第五位；1913 年，贸易额已达到 6044.89 万海关两，居第三位。鉴于弗氏对胶州发展的杰出贡献，清政府授予其御赐双龙勋章。^[1]

1914 年，弗氏于基尔逝世。



御赐双龙宝星勋章头等三级

[1] 御赐双龙（宝星）勋章，中国最早的勋章，1891 年打造，设计土洋结合，外形为星状，图案仿照清朝国旗，以龙为标志，共分五等十一级，最初主要颁给外国君主使节及对中国卓有功勋的外国人士，亦作为对外友好礼节互赠之礼品馈赠嘉宾，后因外交需要亦颁给本国卓有政绩的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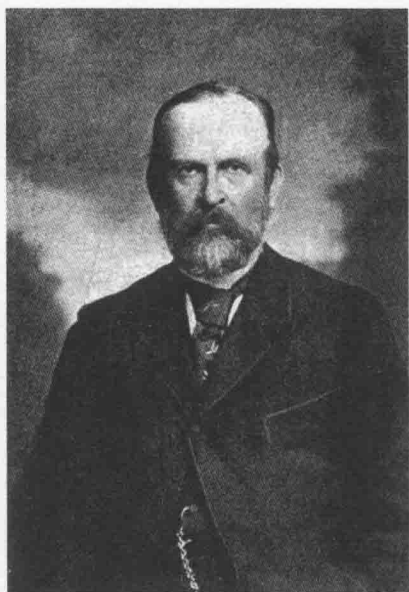
前言

关于在东亚攫取一块军事基地以保障德意志利益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大约 30 年。地理学教授冯·李希霍芬男爵^[1]早在 1869 年环游中国途经山东时即认识到了胶州湾的重要意义，尽管他本人并未实地考察过。另一方面，也有人推荐过其他地方，却因为彼时的德国正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2]，不可能为卷入东亚事务而将时局搅得更为混乱和纠结，因而暂时无法将这些构想付诸实施。

于是，上述构想暂时被束之高阁，但随着我们海军的强大，以及我们在东方的贸易和船队的蓬勃发展，相关考虑再次被提上日程，并且增添了多种版本。因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优先建立一个海军舰队或煤矿补给的军事基地的呼声愈来愈高，亦

[1]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 - 1905 年)，出生于东普鲁士上施勒辛地区卡尔斯鲁厄 (二战后划归波兰) 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科学旅行者，并被公认为现代地貌学的奠基人，1868 年至 1872 年对中国进行过长达 5 年的地理考察，足迹遍及当时中国 18 个省份中的 13 个，并在其 1877 年发表的地理著作《中国》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中国“丝绸之路”的称呼，从此传诵于世。

[2]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刚刚结束三次王朝战争，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对内对外均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无暇顾及在海外攫取殖民地。



冯·李希霍芬男爵

就显得顺理成章。然而我们海军部从一开始即认为，我们在海外的所有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而且必须全方位地优先于军事需求。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了不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许多年长的海军军官通过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在过去30年里所取得的巨大进步^[1]，而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汉堡

和不来梅的批发商们的睿智，以及我们的海运公司——特别是北德意志劳伊德船运公司^[2]——的勤劳创业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愈长久，对中德两国的贸易前景愈发充满信心。在他们看来，当前中德关系良好，而我们的商人和技术人员在中国也享有良好的声誉，因此，如果德国在中国沿海

[1] 德国对华贸易额由19世纪七十年代的第5位上升至19世纪九十年代的第2位，仅次于英国。

[2] 北德意志劳伊德船运公司(Norddeutsche Lloyd)，成立于1857年2月，最初主要经营欧美航线。1885年，竞标获取德意志帝国邮政的东亚航线运营权，此后大力开拓中国及日本航线。189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船运公司。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德皇威廉二世征调该公司旗下的14艘客轮，以运送普鲁士侵华官兵，并在该公司所有的“菲特烈大帝”号(Friedrich der Grosse)邮轮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

拥有属于自己管辖的领地，不仅可以为我们的同胞提供无数条现成的水上航道，更可以由此打通深入中国内陆的铁路交通。如此发展，德国的工业在中国将会获得较之现在多出许多的销售市场。

有鉴于此，逐渐推进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重要的德国贸易基地，并通过其交通网络不断开发帝国新的省份，要远比建立一个德国军事基地所能够带来的利益还要重大。在我看来，一个军事基地充其量只能称作一个码头，可以让我们的军舰无需再停泊在英国或日本的码头，或许还可为我们随时随地在东亚的煤矿需求提供保障，但其作用也仅限于此。

西方列强，如英国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门、法国在东京^[1]、俄国在满洲里、日本在台湾，均已实现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德国如不甘心在东亚市场上充当座上客，则必须效仿这些国家，致力于在中国的追求。于是认同此点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下关条约》^[2]签订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购买了两块面积并不算大的租界^[3]，虽然意义非凡，但对推动德国对华贸易却派不上什么用场。我们必须考虑在中国获取一块由我们自己管辖的领土，

[1] 今越南北部。

[2] 即《马关条约》。

[3] 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以德、法、俄三国促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之“功”，要求在天津、汉口建立租界。1895年10月，中德分别签订《汉口德国租界条约》和《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规定德租界范围：天津德租界“东临海河，北至开滦胡同（现开封道），南到现在的琼州道北（琼州道不属于德租界，而属乡区五所管辖），西至海大道（现大沽路）东侧。”汉口德租界“自通济门城外沿江官地界外起，至李家墩前面为止，共合地600亩。